

好书 共赏

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践密码

——读《跨学科主题学习：是什么？怎么做？》有感

■程立海

当教育改革的浪潮将“跨学科”推上时代风口，一线教师如何将理论转化为课堂实践？郭华教授领衔撰写的《跨学科主题学习：是什么？怎么做？》一书，以“理论建构+案例解剖”的双螺旋结构，为教育者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温度的行动指南。这部著作不仅回应了新课标中“各门课程用不少于10%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”的刚性要求，更以系统化框架回答了“跨什么、怎么跨、如何评”的核心命题。

破界：从学科壁垒到思维融通

书中开篇直指传统分科教学的痛点：“学科壁垒导致知识碎片化，学生难以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。”作者以“运用生态学方法探讨政治治理”和“多学科视角解析战争成因”为例，揭示跨学科学习的本质是“通过知识整合实现思维升级”。这种升级不是简单叠加学科知识，而是通过提炼“大概念”构建认知网络——如数学与物理融合的“运动与力”主题，既包含函数建模的数学思维，又涉及能量守恒的物理原理，最终指向“用多学科视角解释现实世界”的核心素养。

书中特别强调“单学科主导”与“多学科融合”的双重路径：前者以数学课渗透德育元素、习题融入艺术审美为例，说明学科内部亦可实现“软性跨界”；后者则通过“南京颐和路历

史文化探究”案例，展现历史、地理、语文三科如何围绕“空间与记忆”主题，在实地考察、文献分析、创意表达中完成知识重构。这种分层次设计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学校都能找到课程实施支点。

重构：从经验主义到系统设计

面对教师“理论遥远、实践无门”的困惑，作者构建了“类型划分—进阶安排—主题设计”的三阶模型。

在类型划分上，作者提出“运用知识解决问题”与“通过主题学习知识”的双向维度，前者如用统计知识分析社区垃圾分类数据，后者如通过“气候变化”主题同步学习地理、生物、化学知识。进阶安排则依据学生认知规律，设计“基础渗透—专题整合—项目创造”的螺旋上升路径。主题设计环节堪称全书精华。作者提出“相关性、挑战性、整合性、可操作性”四大原则，并以“设计校园雨水收集系统”为例，详细拆解如何将数学计算、物理原理、工程思维、美学设计融入真实任务。更值得称道的是“目标续写法”，教师可将“理解能量转换”的抽象目标，转化为“学生能绘制家庭节能方案并计算减排量”的具体成果，让评价从“考知识”转向“看能力”。

生长：从课堂变革到生态共建

跨学科学习不仅是教学方式的革

新，更是教育生态的重构。书中专设章节探讨教研协作机制，提出“成立跨学科管理委员会”“建立合作教学制度”“搭建智能网络平台”三大策略。某小学的实践案例颇具启示：通过“数学+美术”教师联合备课，开发出“几何图形与现代建筑”课程，学生在测量、绘图、模型制作中同时提升空间想象与艺术表达能力。

评价体系的创新同样引人深思。作者主张“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结合”，引入“学习档案袋”“同伴互评”“项目答辩”等多元工具。某中学的“气候变化研究”项目评价表显示，学生需提交数据日志、模型照片、反思报告，并在答辩中回应“如何优化实验设计”的追问。这种评价不仅关注结果，更重视思维过程的显性化。

启示：从工具理性到价值引领

作者始终坚守“育人本位”。结语部分写道：“跨学科学习的终极目标，是让学生成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主人。”这种价值取向在“体育+”课程设计中尤为明显。通过融合生物学、心理学知识，设计“运动与情绪管理”主题，学生在心率监测、压力测试中不仅掌握健身技能，更学会用科学方法调节心理状态。

书中反复强调的“学科立场”，实则是对“去学科化”倾向的矫正。作者明确指出：“跨学科不是消解学科特



《跨学科主题学习：是什么？怎么做？》郭华等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

性，而是通过强化关联深化学科理解。”这种平衡智慧，让跨学科学习既避免成为“大杂烩”，又防止陷入“为跨而跨”的形式主义。

《跨学科主题学习：是什么？怎么做？》的价值，在于它既是一本“操作手册”，更是一部“教育哲学”。当教师翻开这本书，看到的不仅是任务设计的流程图、评价量表的模板，更是一个关于“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人”的深刻回答。在知识爆炸与问题复杂的今天，这种打破边界、重构认知、指向生长的教育实践，或许正是点亮学生思维火花的星火。

人生 行板

织进围巾里的母爱

■聂丹

周末整理衣柜时，指尖突然触到一团柔软厚实的织物。拨开叠得整齐的外套，几条颜色沉稳的围巾露了出来——深灰、藏蓝、深棕，都是母亲历年冬天织的。最上面那条米白色的新围巾，是前几天她托同乡捎来的，针脚里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，让我瞬间想起南方冬日里，满是毛线团的旧时光。

南方的冬天没有雪，却总被湿冷的潮气裹着。小时候一到冬天，衣柜最底层就成了“保暖宝库”——母亲织的毛衣、围巾，还有厚实的棉衣，都整整齐齐叠在那里。每次翻找衣物，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毛线香，混着衣柜里樟脑丸的味道，成了我童年冬日独有的记忆。

这次整理衣柜，我把母亲织的围巾一一拿出来，铺在床尾。最旧的那条藏蓝色围巾，边角已经有些起球，是小学时母亲给我织的。记得那年冬天冷得早，冷雨下了半个月，我随口跟母亲说“同桌的围巾有图案”，她没说话，却悄悄在围巾两端各织了个小小的方形纹路，说“不花哨，却也不单调”。母亲每天晚上坐在藤椅上织围巾，台灯的光映着她的侧脸，手指在毛线间穿梭，“嗒嗒”的银针碰撞声，盖过了窗外的雨声。我总爱蹲在她身边，看着毛线团在她腿边滚来滚去，偶尔伸手去抓，却被她轻轻拍开：“别闹，针要扎到手了。”可隔天，她就用碎毛线给我编了个小绳结，挂在我的钥匙串上。

中学时的深灰色围巾，织得比之前宽了两指，母亲说“裹得严实，冷风钻不进去”。那时我常和同学在课间跑操，围巾总往下滑，母亲得知后，悄悄在围巾内侧缝了根细松紧带，刚好能扣在脖子后面，再也不用担心跑动时滑落。我在镇上寄宿，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每次返校前，母亲都会把这围巾叠好，放进我的书包，还不忘叮嘱：“早读天凉，把围巾拉起来遮住耳朵，别冻着。”有次冬天降温，我把围巾落在家里，母亲竟冒着冷雨，坐了一个小时的三轮车到学校给我送围巾。她站在教室门口，头发被雨水打湿，围巾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，没沾一点潮气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跟母亲说要回老家当老师，她脸上笑开了花，转身就去集市挑了更柔软的羊毛线。那条浅灰色的围巾织得格外细腻，她还特意把围巾边缘做得窄了些，说“你上课写板书要抬胳膊，宽了碍事”。我每天戴着它去学校，早读时站在教室门口，湿冷的风裹着寒气吹来，脖颈却始终暖烘烘的；伏案批改作业时，偶尔把下巴抵在围巾上，柔软的触感像母亲的手轻轻托着，疲惫都消散了大半。

最厚的那条深棕色围巾，是去年冬天母亲新织的。回家时我发现，她织围巾时总要戴着老花镜，手指偶尔会微微颤抖，针脚也不如以前规整。我劝她别再织了，商店里什么样的围巾都有，可她却摇摇头：“买的哪有我织的贴肤？”这条围巾裹着暖和，批作业时也不冻脖子。”说着，她把围巾往我脖子上一绕，一圈又一圈，力道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稳稳的，暖暖的。

把围巾重新叠好，放回衣柜最显眼的位置。这些年我从学生变成老师，衣柜里的衣服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唯独母亲织的围巾，一条都没舍得扔。它们不像商店里的围巾那样花哨，却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，织着她对我的牵挂。



▲慵懒时光

翁桂涛 摄

行路 万里

行走红色茨坪

■廖徐

以往，我是通过电影电视、零散文献等间接途径了解红色井冈山的，因此我的内心一直怀有去井冈山登山观景、追思先烈的的美好愿望。前不久，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，但受限于半天的行程时间，我去不了三湾村、八角楼等较远景点，只能在茨坪镇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“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”位于茨坪的北岩峰上，陵园坐北朝南，整体建筑分为陵园门庭、纪念馆、碑林、雕塑园、纪念碑等五大部分。因时间所限，我只攀登了陵园门庭的台阶，瞻仰了纪念馆。攀登门庭台阶时，陪我同行的导游提醒我，台阶分为两组，第一组49级，象征着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；第二组60级，寓意陵园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（1987年）时建成。在纪念馆的瞻仰大厅，我面向毛泽东同志题写的“死难烈士万岁”六个鎏金大字，用三鞠躬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表达了内心的深深敬意。

出陵园步行数分钟，便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故居。茨坪曾经是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毛泽

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。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和朱德、彭德怀、陈毅、滕代远等同志的故居是紧挨着的，在故居附近，还有红四军军部旧址。
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紧挨着毛泽东同志故居。这座由开国元帅、当年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同志题写馆名的博物馆，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馆，也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参观过程中，我看到了开国领袖在茅坪八角楼写《中国的红色政变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时用过的油灯，看到了朱德元帅挑粮用过的扁担，看到了罗荣桓元帅的“工”字银元等珍贵文物。

导游向我介绍，附近还有一个“井冈山斗争全景画”声光电演示馆，在那里，演示系统可以让人仿佛置身于雄浑苍茫的群山之中，聆听朱毛会师的欢呼声、黄洋界保卫战的枪炮声、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脚步声，沉浸式感受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波澜壮阔。听闻此话，我欣然前往。

进入演示馆，工作人员首先

向我们介绍了全景画的创作情况。全景画全长112米，高18米，由鲁迅美术学院众多画家历时18个月创作而成。整个演示系统由全景画、地面塑型和高科技声光电演示系统三部分组成。全景画以环形的形式呈现，画面的立体感很强；地面塑型上有石头、弹坑、树枝、花草，它一端连着看台，一端连着全景画，跨度12.5米。观看演示时，全景画和地面塑型是转动的，人坐在固定的座椅上就能看到全景。

终于等到了井冈山斗争全景画的演示时间。全景画以时间为序，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反映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三湾改编、大井练兵、茨坪安家、井冈山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。演示过程中，声、光的配合令人叫绝：“井冈山会师”时，晴空万里，山花烂漫，人声鼎沸；到了“八角楼灯光”，全场漆黑，孤灯一盏，秋虫低吟，与此情境相得益彰的还有浑厚的男声旁白——八角楼的灯光，穿过层层迷雾，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。

半天的红色茨坪行让我意犹未尽。有朝一日，我还会争取机会，再上井冈山。

心灵 火花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小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有两个，一个是田野，一个是屋顶。现在想来，这应该代表着人探寻世界的两个层面：在田野奔跑是放逐自己的脚步，在屋顶静默是放逐自己的心灵。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屋顶，看头顶的云，看远方的山，看周边的村。那时我十一二岁，正是坐不住的年纪。大概只有屋顶，才能够让我安静下来，初尝独处的滋味，无意识中便有了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在我的母亲看来，春天我往屋顶跑是为了掐靠近屋檐的香椿芽，夏天是为了摘棉花，秋天是为了吃晒在屋顶的花生和红薯干。而冬天到处都是光秃秃的，去屋顶坐着完全是一个“傻孩子”的做派。可我最喜欢冬日屋顶，觉得那里别有韵味，是我永远都待不够的地方。

我们家的屋顶是平坦的，便于晾晒粮食。冬天粮食都收起来，屋顶就空了。我家在村子的最北面，从屋顶上往北望去，广袤的冬日原野一览无余，还可以望到西面连绵起伏的山。生活在小村庄里，屋顶就像连通广阔世界的窗口，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别的季节，我有时会躺在屋顶上。而冬天冷，呼啸的风声在耳边，我坐在屋顶上，感受朔风迎面扑来的畅快。屋顶的风跟地面的风不同，地面的风被墙壁阻挡，形成不了声势；屋顶的风在空阔的世界自由流浪，所以是浩荡的，肆意的，狂野的。我喜欢那种不管不顾的风，裹挟着陌生的气息，强悍而威猛。

风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，向着更远的地方去了，它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冰凉微疼的感觉。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绪翻滚而来：这风去往的是哪里？那里有山吗？山的周围有水吗？远方的世界充满了神秘色彩，也充满了诱惑力。我坐在了屋顶这个村庄的“制高点”上，觉得自己成了天地之间的主宰，真想长出一双翅膀，从屋顶起飞，飞往更高更远的地方。我小小的心里鼓荡着从未有过的激情，真想随着屋顶上的一片云飞出小小的村庄。

我在冬日屋顶看到的世界是“旷”幽静，就像一幅意境深远的水墨画。天地苍茫，沃野千里，远山连绵……冬日的画面留白太多，留给我的想象空间自然就多了。屋顶上可以看到一些冬天的树散落在田野，那些树仿佛简笔勾勒出来的，远远望去像奇怪的符号，寓意深刻，耐人品咂。我静静坐着，融入了简单的画面中。偶尔有几只麻雀飞过屋顶，让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，我方才回过神来。有时我在屋顶上一坐就是小半天，母亲因此觉得我是个会犯傻犯呆的孩子，不过她总是由着我的性子。

暮色渐渐笼罩过来，远方的世界更加迷蒙。远方的那些轮廓，渐渐变得模糊柔和，就像晕染开的墨色。我家屋顶的烟囱，有炊烟冒出来，做晚饭的时间到了。很快，家家户户屋顶冒出了炊烟。炊烟四起，慢慢升腾，村庄笼罩在温暖的氛围中。我吹了半天的风，却不觉得冷，心中反而升起暖意。我回过头，左右望望，发现左邻右舍屋中的灯火亮了起来，橘黄色的灯光那么亲切。我想着，有机会一定要去只有在屋顶上才能看到的远方看看。一个人去远方也不怕，因为这里有永远守候我的村庄，有永远给我温暖的家。

时光如箭，转眼间半生已过。如今我的小村庄已成了故乡，每每回到故乡，我依旧喜欢到屋顶坐坐。我坐在屋顶上，放眼四周，依稀见到我此生的行走轨迹。那是一条曲折折的路，东南西北，南北西东。那条路的起点，是屋顶。

诗苑 撷英

时速三百万年

■杨剑横

车窗外交替放映

陶器文明、光纤文明

耕牛与无人机共享等高线

二维码吞食最后一块青砖

祖先的骨针突然刺痛

现代织物的纤维结构

那些被压缩的时空

正在衬衫第二颗纽扣处

形成量子纠缠

冬日屋顶

■马亚伟